◇情感微澜

姐夫如兄

吴银珂

今年肉价偏高，加之60年一遇的大旱，菜价也走高。远在祁门乡下的姐姐、姐夫，三天两头托人带菜来，生怕我这个奔六的小弟弟营养跟不上。姐夫前年胃癌手术，姐姐高血压，都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，每天起早贪黑在菜地里劳作，我想想都心疼，又如沐春晖。

前几天，姐夫又打来电话，说，下霜喽，菜都甜着呢，哪天托师傅带点给你。我说，阴雨天不要带，荤菜不要带，干菜不要带，腌菜也不要带，星期一、三、五，我要去医院透析，不要带，最好选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哈。说完这些，我自己都觉得矫情。姐夫不以为意，在那边笑呵呵地说，又不是贸易谈判，还设许多条件！

我是不想他们太劳累，亦不想让他们为我牵肠挂肚。虽然我喜欢吃他们种的菜，不打农药，施的是沼气肥，又种在负氧离子含量奇高的深山老林，绝对的绿色无污染。我每次去他们家都露出贪得无厌的本性，狼吞虎咽，简直可以用丑态百出来形容，姐姐、姐夫却是开心得不得了。

母亲生了六个孩子，姐姐老大，我是老小。姐姐是母亲带过来的，和我同母异父。按姐姐的话说，我是在她背上长大的，她的个子矮，就是我压的。那年姐姐出嫁，半夜里，姐夫一行来接亲了，我哭着要跟姐姐走，姐夫把我往稻篓里一塞，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“陪嫁”到了姐姐的新家。之后姐夫经常来接我去他家玩，三十多里山路，要么背着，要么扛在肩头，走过几个村庄，再翻血岭，都说血岭有鬼，我不怕，因为姐夫虎背熊腰，阳气重，嗷嗷一声呼唤，风吹树浪，地动山摇。

姐姐年轻时可好看了。她没念过一天书却天生文艺气息，喜欢唱歌，喜欢穿带有碎花的的确良衬衫，羡慕庐山恋里那个张瑜有许多漂亮衣裳，喜欢骑自行车，喜欢带我到附近部队驻地看电影、照相，顺便在部队商店里给我买小人书、冰棒等。有段时间，姐姐和姐夫因为缺少“共同语言”闹离婚，我们都帮着姐夫，后来他们就和好了。

我读师范时姐夫经常给我寄钱，毕业时一次性又寄了20元，这事我到现在都不敢确定姐姐是否知情。我结婚时收到的最大礼金的是80元，那时姐姐的双手已经很粗糙了。我生病后姐夫多次瞒着姐姐塞钱给我，搞得他好像是家人而姐姐是外人似的。我有两次住院长达半年时间，都是姐夫一家人接力伺候。姐夫一家给我的亲情疼爱，恐怕一本书都写不尽。

那天电话放下后，我就想象姐夫的动作——先翻看手机天气预报，看看哪天天晴，再踮起脚，凑到墙边翻看日历，口里喃喃自语，又翻看通讯录，给祁门到池州的大巴师傅打电话，喂，吴师傅吗……忙完这些，他再去柴房寻找蛇皮袋，用清水洗干净，晾在晒衣架上，然后呢，左手一只竹篮，右手一把菜刀，下地去了。

昨天阳光灿烂，姐夫的电话来了，说菜已经委托大巴师傅带来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去车站等待。菜拿到手，鼓鼓的一蛇皮袋，外面用透明胶绑了一圈又一圈。费了好大劲打开，新鲜的、绿油油的，带着山村气息的蔬菜滚了出来，包菜，小青菜，菠菜，荠菜、香菜，大蒜，应有尽有。

◇凡人影像

友　邻

一苇

小区坐落在小城南麓，一方风水宝地，夏天喝稀饭都不淌汗，早起，定有灿烂的晨光相迎，透明的阳台外是一条旖旎流淌的河，鹭鸶，白鹤，野鸭不时在河上逡巡。这个小区的房子坐北朝南，采光好，冬暖夏凉，应证了那句话，坐北朝南屋，子孙后代都享福。

秦家和靳家是2栋1单元1楼门对门的邻居。也许是城市拉开了人的距离，虽然经常隔着栅栏经营自家的小院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两家鲜有往来。去年伊始，靳家的女人突然爱上了京剧，早上吊嗓子，晚上对着家庭影院练，就想练成个梅兰芳。不成想，隔壁秦家的男人神经衰弱，听不得杂音。忍了几回，秦家的女人在自家的庭院里向靳家的女人招手，亲，你的京剧唱得好啊，早晚都听，我家那口子都想听得睡不着了。话里夹着棒儿，靳家女人转身进了屋。再相见，两家女人头都不抬了。

男人吧，总觉得这样不好——邻里隔壁，弄得斗鸡眼似的，何苦呢？又不是多大的事。两家的女人不这么想，怎么的，许人家针尖，不许自己麦芒么。人家脸都拉到肚脐眼了，还要自己腆个脸笑，做不出来。

秦靳两家，躲进小楼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春天时候，秦家男人神经衰弱加剧，夜夜难寐，普通的安眠药物无济于事，几近崩溃，经人建议，外出医治加疗养。秦家有只萌宠小博美，胖乎乎的身子，云朵一样的毛发，黑亮的小鼻子，水灵的眼睛，一副要人疼的模样，一家人这个抱完了，那个抱。狗是没办法带了，嘱托我抽空给喂喂狗粮，添添水。

实话说，让我干点别的还好，这喂狗，还真的外行，几天下来，小博美以可以看得见的速度瘦下去，毛色发暗。没几日，物业公司调我去另一个小区培训新员工一周，可倒好，忙碌得忘记了还有个小东西。

待培训完毕回到小区的时候，却发现靳家的院子里，女人一边莳弄花草，一边听京剧，小博美歪在靳家边牧的肚子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打鼾，云朵在微风里轻轻地飘。原来，一到晚上，秦家的小博美饿得嗷嗷叫。靳家女人心疼了，人有过节，狗无罪呀，自家还养着一只边牧呢，一只狗是喂，两只狗也是喂，顺带两只狗洗澡也一并洗了。算了，院子也带着拾掇一下吧。

几个月后，秦家人回来了，小博美水灵灵地扑到他们身上，小眼睛亮闪闪的，院子里的大丽花开得浓烈，百合花吐蕊，米兰葱绿，暗香隐隐。

那天，刚到值班室，秦家给我送来了一大堆礼品。听了我的讲述，秦家人呆住了，秦家女人的眼圈红了。

◇旅途小记

桂林的阳光

何一东

离开成都的时候，天气阴冷，下着细雨，我穿了薄毛衣。坐上飞驰的高铁，离桂林愈近，热度也愈高。待进入桂林市，立即沐浴着阳光，与成都相比真是“冰火两重天”。车站外揽游客生意的当地人，都是笑眯眯的，不紧不慢，不像有的地方那样揽客不成，脸色大变，甚至恶语伤人。

在酒店刚入住，当地的文友蒋兄已到大门外等候。我和蒋兄从没见过面，但神交已久。当我和他的手紧握在一起时，我看见他真诚的笑脸和阳光一样灿烂。在去桂林之前，我询问过蒋兄桂林游的线路，虽然网上可查，但我更相信他的意见。没想到蒋兄十分认真，根据我们的行程，写下非常详细的游览建议，连如何在市区乘公交车都细细道来，令我很感动。

随后蒋兄带我们游览靖江王府，并不厌其地烦告知一些注意事项，宛如兄长。游览完毕，他又帮我们联系第二天游漓江的船票，耐心而周全。翌日，我们在满天的朝霞中乘船开始游漓江。漓江果然名不虚传，一眼望去，像一条青绸绿带，盘绕在千百峰峦之间，奇峰碧水，削壁垂河，风光旖旎。游船平稳而行，一位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请我帮她拍照。我从不同角度给她拍了好几张，她不太满意，一会说脚没拍到，一会说人照小了。阳光灿烂，晃得我双眼睁不开，她的手机亮度又不够，我又给她调亮，然后继续为她服务，直到她满意为止。

船上，一位美女明眸皓齿，颦笑之间，与众不同。当我对准她拍照时，她大方一笑，并不躲避。她告诉我来自山东，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。我祝她开心，她说：“谢谢，你也愉快哦！”当游船到达阳朔后，她回眸一笑，朝我摆手说再见。这一刻，我感到人与人的友善——纵然是一面之缘。

在桂林，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但凡问路，市民们都很热情。在阳朔十里画廊，我们没在门外公交站坐车进景区，埋头走了一阵，才知道里面景点与景点之间还有不少距离，若走路，很吃力。一对当地的老夫妻带着孙儿骑着电动车经过，当得知我们先要到大榕树景点时，建议我们租电瓶车或自行车，然后左右张望，看有没有熟识的人开三轮摩托车，可以搭我们一程。看着他俩黝黑的脸露出着急的神色，我们很感动。当我们说去大门外车站坐车时，老两口才松了口气，连声说好。从桂林园博园乘5路公交准备到九峰山景区时，因要在市区某站转车，便随口问几位理工大学站上来的男女生，他们每个人都在手机上认真搜，然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在哪个站换乘合适。

益田西街是阳朔最时尚最繁华的街道，尤其是夜晚，灯光璀璨，人声鼎沸，十分热闹。吃罢啤酒鱼，迈上同心桥，看旁边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听传来的轻柔歌声，有如梦似幻之感。在一家用糖做成各种“鲜花”的小店前，两位女孩边看边拍照，神情专注可爱。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了一张。其中一位穿黄色衣服的长发女孩抬起头，我又拍了一张，说：“小妹，笑笑更好看！”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半低着头，笑得很妩媚。我上前给她看了照片，她笑道：“照得好清楚呀！”我问她们是哪的，她回答重庆。我道：“老乡哦。”她和同伴都笑了。美丽的笑容融化在这撩人的夜色中，让人忘掉诸多烦恼，感受到人生的美好！

桂林的阳光——大自然的，你的，我的，他的，让人心温暖。真好。

漓江情　　佚名　摄